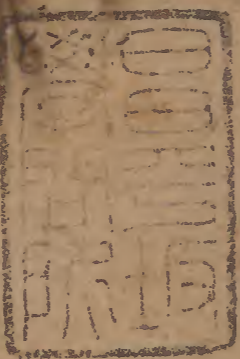


宋史

志百三十七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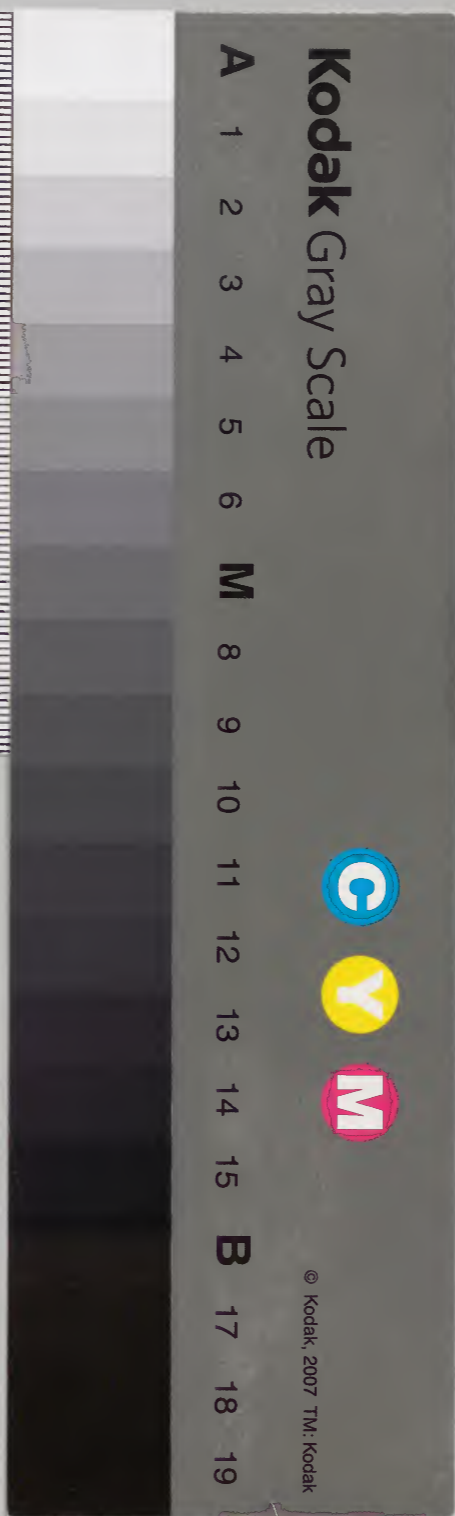
			五〇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二	八	四	五	
册	架	函	號	類

六	五	漢
三	三	書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65
冊數	122 (56)
函號	281 23

五〇六五

五〇六五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宋史一百八十四

宋史一百八十四



言在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脩

食貨下六

茶下

茶天聖三年八月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麤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

革七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以
售茶者爽等又欲優之請凡入錢京師雋海州荆南
茶者損爲七萬七千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
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
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推貨務錢償之爽等議既
用益以李諮等變法爲非明年摺計置司所上天聖
二年比視增虧數差謬詔令嘗典議官張士遜等條
析夷簡言天聖初環慶等路數奏芻糧不給京師府
藏常闕緡錢吏兵只奉僅能取足自變法以來京師
積錢多邊計不聞告之中間蕃部作亂調發兵馬仰

給有司無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頗有成效三司比視
數目差互不同非執政所能親自較計然士遜等猶
被罰諮罷三司使初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後
不能賞至四年太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萬緡詔
悉蠲之然自爽等改制而茶法寢壞景祐中三司吏
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
敝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時諮已
執政矣三年河北轉運使揚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
見錢法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
贍一歲邊計遂命諮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且令

石宋史志卷一百二十七
二
認商人訪其利害是歲三月懿等請罷河北入中虛
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
以北商持券至京師當必得交引鋪爲之保任并得
三引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
吏稽留爲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往趣推貨務驗實
立償之錢初與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爲利
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
以侵削京師少蓄藏至是懿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
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
二百詔皆可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

景祐二年已前茶旣而諮等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陝
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所在給券往趣東南受
茶一十萬一千茶商獲利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
錢京師請禁止之并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請
爲更約束重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餘爲置籍
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諮等復
言自與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
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
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
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爲下詔戒敕而縣

官濫費自此少矣久之上書者復言自變法以來歲
輦京師金帛易芻粟於河北配擾吾民內虛府庫外
困商旅非便寶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張觀等與三司
議之觀等復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
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為錢六萬七千
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既而詔又第損二千
於是入錢京師止為錢六萬五千入中河北為錢六
萬四千而已康定元年兼清臣為三司使足歲河北
穀賤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
鹽代京師實錢詔糴止二百萬石慶曆二年又請募

入芻粟如康定元年法數足而止自是三說稍復
用矣八年三司益鐵判官董沔亦請復三說法三司
以為然因言自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多慶曆七
年推貨務緡錢入百十九萬出二百七十六萬以此
較之恐無以贍給請如沔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
如之於是有四說之法初詔止行於並邊諸州而內
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
是三說四說二法並行於河北不數年間茶法復壞
芻粟之直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
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

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
券直十萬比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
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
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總得二千往往不售
北商無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韓
琦及河北轉運司皆以為言下三司議三司奏自改
法至今凡得穀二百二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八萬餘
圍而費緡錢一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又為緡
錢一千二百九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推
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

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賤茶直十萬舊售錢六萬
五千今止二千以至六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
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
年約束乃下詔曰此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縣官之
費日長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為姦自
今有議者須究厥理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問無
狀者寘之重罰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
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自萬以賜
三司久之入中者寢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
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買之家言利者請

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
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推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權
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傷體壞法莫斯為
甚詔即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
河北提舉糴便糧章薛向建議並邊十七州軍歲計
粟百八十萬石為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
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
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
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為三司使請用其說因輦緡
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易

八總為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
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以是償之且省輦運之
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行未數年論者謂
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
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即三司經度絳等言
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
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為見錢
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紬
絹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
官既權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於他

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總四百二十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荆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未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並本息計之總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冊者皆謂宜弛禁便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

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茅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禁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誠有厚利重貨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非辜猶將弛禁緩刑為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權易所收甚薄剝園戶貧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建國以來法敝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實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富人豪族坐以

賈羸薄販下估日皆賸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校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權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權易之官不與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權實有定率征稅無彛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接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入用與鹽

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為產茶州軍內外郭鄉又居五分之一丁賦錢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權茶之利凡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為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徵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逾厚比於官自權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

然可察時下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
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
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筭歸榷貨務
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為登平
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
沈立亦佳示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
琦曾公亮執政決意嚮之力言於帝三年九月命韓
絳陳升之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十月三司言茶
課緡錢此當入一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總及
一百二十八萬又募入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六

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總得子錢四十六萬
九千而輦運糜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不
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刑犯法刑辟
益繁獲利至少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以後一歲之數
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筭請遣官
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夜議
便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
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特
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此來為害益甚
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惠之入歲以諒積

私藏盜賊犯者寔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
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陷葬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
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管驩然願弛其禁歲
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祈其狀朕猶若憐然
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號息以相為生俾通商利
歷世之敵一旦以除著為經常焉復更制旗上益下
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
奏議以惑官司必實明刑無或有貸初所遣官既議
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
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

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担錢與
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
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入欲省刑罰其
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
縣任稅日蹙經歲不充學士劉敞歐陽修頗論其事
敞疏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輸山者受錢於官而今
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問利害百倍先時百姓
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特入刑亦
及之是良民代官法者受罪先時大商富賈為國懋
遷而州郡收其稅本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

字四百不
乏國用脩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與敵意
同時朝廷方禁茶論而行之散等雖言不聽也沿平
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
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
儲本錢四十二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
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
矣自天聖以來茶法屢易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或
以為不便以更法之意則土於優民熙寧四年神宗
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考博吳克王安石各論其
故然於茶法未有所變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奏以輕

略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
秦鳳熙河博馬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
茶之茶與市即詔趨祀據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
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
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
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蓋
為錢二百折輸紬絹皆一匹若為錢十則折輸綿一
兩為錢二則折輸草一園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
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命經
度又詔得調舉官屬廼即屬諸州初設官場歲增息

爲四十萬而重禁權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歷其片
重侵其價直法既加急矣八年札以疾去先是札等
歲增十萬之息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即寔畫於
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脚費實以布息助
茶利然茶亦未免積滯都官郎中劉佐復議歲易解
鹽十萬席顧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蓋恐布亦
難敷也詔既以佐代祀未幾法復難行遂罷佐而
宗問乃議川峽路民茶息收什之三畫賣於官場更
嚴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
賞給於是蜀茶盡權民始病焉十年知彭州呂陶言

川峽四路所出茶北東南下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
兩川却爲禁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
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
茶園皆百姓已物與解鹽晉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
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一年爲率今茶
場司務重立法畫推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
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千買之變轉不休
比至歲終豈止三分因奏劉佐李杞蒲宗閔等苟希
進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戶被害始詔息止收十之
一佐坐措置乖方罷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

得罪稷依李紀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權不限負舉劾
侍御史周尹論蜀中權茶為民言罷為提點湖北刑
獄利州路漕臣張宗諤張升知議廢茶場司依舊通
商詔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諤等所陳皆疏謬
罪當無赦雖會赦猶比皆坐貶秩二等於是稷建議賣
茶官非材許對易如闕員於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
事州郡毋得越職聽治又以茶價增減或不一裁立
中價定歲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
六場大小使臣並不限員重圍五採造黃花秋葉茶
之禁犯者沒官蒲宗閔亦援稷比許舉勅官吏以重

遂初月進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
當是時茶之產於東南者浙東西江東西湖南北福
建淮南廣東西路十州六十有六縣二百四十有二
雲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筍毗陵之陽羨紹興之
日鑄婺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絕品也建炎
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十有八惟洪江興國
潭建各置場一監官一罷食茶小引捕私茶法視捕
私鹽二十一年秦檜等始進茶鹽法先是臣僚或因
事建明朝廷亦因時損益至是審訂成書上之孝宗
隆興二年淮東宣諭錢端禮言商販長引茶水路不

許過高郵陸路不許過天長如願往楚州及盱眙界引貼輸翻引錢十貫伍百文如又過淮北貼輸亦如之當是時商販自權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譏禁雖嚴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戶部言商販至淮北權場折博除輸翻引錢更輸通貨僧息錢十一緡五百文八年減輸翻引錢止七緡通貨僧息錢止八緡淳熙二年以長短茶引權以半依原引斤重錢數分作四緡小引印給而翻引貼輸錢隨小引輸送光宗紹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屬邑利茶七千餘緡臣僚申明長短小引相兼從人之便戶部言給

茶法師閔論奏茶場與他埴務不同詔並用舊條初奉祀增諸州茶場自熙寧之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略全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徽加為五萬及師閔為百萬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願以為生茶司畫權而市之國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類至數十斤官所給錢糶耗於公者名色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贖皆牙僧主之故費於牙僧者又不知幾何是官茶園戶名為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有逃而免者有殺死以死者而其害猶及蜀伍欲伐茶則

右禁欲增植則如市故其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
福也願選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蘇蜀民石司諫蘇轍
繼曰呂陶嘗奏改茶法立行長引令民自販每緡長
引銀百詔從其請民方有息肩之望孫巡李稷入蜀
商等盡力掎取息錢長引並行民間始不易矣且盜
賊賊及二貫止徒一疋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
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千立法苟以自
便不顧輕重之宜西燕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
體且備陳五害呂必四亦條上利害詔行黃原體量未
至摯又言陸師閔也為不法不宜仍任事詔即罷之

先是師閔提舉權茶所行職務他司皆不得預聞事
權震灼為患深密及黃廉就領茶事乃請凡緣茶事
有侵損矣法或措置未當及有訥訟依元豐令聽他
司關送十一月蒲宗孟亦以附會李稷賣茶罷明年
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茶仍官為計置永興鄜延環慶
許通商凡以茶易穀者聽仍舊毋得輸轉運司和糴
價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詔成都等路茶事司以
三百萬緡為額紹聖元年復以陸師閔都大提舉
成都等路茶事而陝西復行禁權師閔乃奏龍州仍
為禁茶地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師閔自復用以訖

哲宗之世其培克之迹不若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見焉茶之在諸路者神宗哲宗朝無大更革熙寧八年嘗詔都提舉市易司歲買商茶以三百萬斤爲額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稅租錢諸路通判轉運司月暨歲終比較都數之法七年以茶隸提刑司稅務毋得更易爲雜稅收受紹聖四年戶部言商旅茶稅五分治平條立輸送之限既寬復慮課入無準故定以限約毋得更展元祐中輒展以季課入漏失且茶稅歲計七十萬緡積十年未嘗檢察請內外委官期一年驅策以聞詔聽其議展限令出一時毋至用崇寧元

年右僕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貫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自竒食茶之等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曆之後法制寢壞私販公行遂罷禁榷推行通商之法有後商旅所至與官爲市四十餘年利源寢失謂宜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許其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鬻餘悉聽商人於榷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糧草即本務給鈔取便美請

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商稅自場給長引
沿道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則在道無
苛留買茶本錢以度牒末鹽鈔諸色封椿坊場常平
剩錢通三百萬緡為率給諸路諸路措置各分命官
詔悉聽焉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潭州
湖北於荆南淮南於揚州兩浙於蘇州江東於江平
府江西於洪州其置場所不在蘄州即其州及蘄水縣
壽州以霍山開順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
羅源太湖黃州以麻城廬州以舒城常州以宜興湖
州即其州及長興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青

溪分水桐廬遂安婺州即其州及東陽永康浦江處
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蘇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
虞餘姚諸暨新昌剡縣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濫
州以平陽大法既定其制置節目不可毛舉四年京
復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
給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籠節官為抽盤循第
叙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大觀元年議提
舉茶事司須保驗一路所產茶色高下價直低昂而
請茶短引以地遠近程以三等之期復慮商旅影挾
舊引冒詐規利官吏因得擾動以御筆申飭之又以

嘉靖丙辰年

宋史卷一百三十七

監生持憲舉州

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斤各增錢十三年計
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餘緡權貨
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京專用是以舞智
固權自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奉接息益厚
盜販公行民滋病矣政和二年大增損茶法凡請長
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即往陝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
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秘造引者如川
錢引法歲春茶出集民戶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戶
部茶籠箬並皆官製聽客買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
長短引輒窳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繳納申展住賣轉

鬻科條悉具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
帶者衆於是又詔凡販長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須更
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帶二
斤鬻之而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於產茶州軍而簿
給於都茶場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製毋得止憑
批引爲定有贏數即沒官別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
規避秤製之禁凡十八條若避匿抄割及擅賣皆坐
以徒復慮茶法猶輕課入不羨定園戶私賣及有引
而所賣踰數保內有犯不告並如煎鹽亭戶法短引
及食茶關子輒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賞錢百萬重

和元年詔客販輸稅檢括抵保吏因擾民其蠲之未
幾復輸稅如舊大抵茶鹽之法主於蔡京務巧培利
變改法度前後相踰民聽眩惑初令茶戶投狀籍於
官非在籍者禁與商旅貿易未幾即罷初限計斤重
令買新引茶有贏者即及一千五百斤須用新引貼
販或止願販新茶帶賣者聽未幾以帶賣者多又罷
其令陝西舊通蜀茶崇寧二年始通東南茶政和中
陝西沒官茶令估賣繼以妨商旅下令焚棄俄令正
茶沒官者聽興販引外剩茶及私茶數以給告者長
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歲繳納之令已買引而

未得於園戶者期七年以民間同見緡流轉長引聽
即本路住賣以二浙鹽司有言而止其科條纖悉
紛更不可勝記慮商故陝茶貨不通逆重商挫之
令於時培克之吏爭以爲漢爲功朝廷亦嚴立比較
之法州郡樂賞畏刑惟心以課優假商人陵樂州郡
蓋莫有言者獨知州通判張益謙奏陝西非產茶地
奉行十年未經立額歲歲比較第務增益稍或出以
程督如星州縣懼殿多前路招誘豪商增價以三其
來故陝西茶價斤有至五六緡者或稍裁之則必致
文引轉之他郡及配之鋪戶安能盡售均及

字四百一
實通言定命家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然自
後至和六年收息一千萬緡茶增一十二萬人
等三十六日餘斤及六臘竊發乃詔罷罷比較
有司兼聚園戶借貸優恤止於文具姦巨助
重懲重民又慮人言扇搖之令復出兵靖嘉三年詔
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初熙寧三年以
福建茶陳積乃詔福建茶在京京東西淮等處河
東仍禁推餘路通元豐七年王子京為福建轉運
副使言建州臘茶由立推法自熙寧推聽通自此
茶戶售客人茶甚及官中所得惟常茶稅錢極微南

方遺利無過於此乞仍舊行權法建州歲出茶不下
三百萬斤南劍州亦不下二十餘萬斤欲盡買入官
度逐州軍民戶多少及約鄰路民用之數計置即官
場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借豐國監錢十萬
緡為本並從之所請均入諸路權賣委轉運司官提
舉福建王子京兩浙許懋江東杜備江西朱彥博廣
東高鑄然子京蓋未免抑配於民時遠方若桂州脩
仁諸縣夔州路達州有司皆議權茶言利者踵相躡
然神宗聞鄂州失催茶稅輒蠲之建州園戶等以茶
鹿鹿濫當剝納為錢三萬六千餘緡慮其不能償令準

宋史志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輸茶初成都帥司蔡延慶言邛部川蠻主苴尅等願
賣馬即詔延慶以茶招來後聞邊計蠻情非便即罷
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劾王子京買臘茶抑民詔
罷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權州軍視其舊餘並通商桂
州修仁等縣禁權及陝西碎賣芽茶皆罷崇寧二年
尚書省言建劔二州茶額七十餘萬斤近歲增盛而
本錢多不繼詔更給度牒四百仍給以諸色封樁繼
詔商旅販臘茶蠲其稅私販者治元售之家如元豐
之制臘茶舊法免稅大觀三年措置茶事始收馬四
年私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復增損爲

新法三年詔免輸短引許依長引於諸路位賣後未
骨茶每長引增五百斤短引做此諸路監司州郡公
使食茶禁私買聽依商旅買引六年詔福建茶園如
鹽田量土地產茶多寡依等第均稅重和元年以改
給免稅新引重定福建末茶斤重長引以六百斤爲
率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沂河隄岸劾奏脩置水磨
凡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並許赴官請買而茶
鋪入米豆雜物揉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及一斤
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賈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師須
令產茶山場州軍給引並赴京場中賣犯者依私販

臘茶法諸路末茶入府界者復嚴爲之禁訖元豐末
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商旒病焉元祐初寬茶法議者
欲罷水磨戶部侍郎李定以失歲課持不可廢侍御
史劉摯右司諫蘇轍等相繼論奏遂罷紹聖初章惇
等用事首議脩復水磨乃詔即京索天源等河爲之
以孫迴提舉復命兼提舉汴河隄岸四年場官錢景
逢獲息十六萬餘緡呂安中二十一萬餘緡以差議
賞元符元年戶部上凡獲私末茶并雜和者即記者
未獲估價給賞並如臘茶獲記入法雜和茶宜棄
者斤特給二十錢至十緡止初元豐中脩置水磨止於在

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紹聖復置其
後遂於京西鄭滑潁昌府河北澶州皆行之又將即
濟州山口營置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奏紹聖
初興復水磨歲收二十六萬餘緡四年於長葛等處
京索潁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餘所自輔郡權法罷
遂失其利請復舉行從之尋詔商販臘茶入京城者
本場盡買之其翻引出外者收堆槩錢裁元豐制更
立新額歲買山場草茶以五百萬斤爲率客茶至京
者許官場買十之三即索價故高驗元引買價量增
三年詔罷之明年改令磨戶承歲課視酒戶納麴錢

法五年復罷民元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豐法應緣
茶事併隸都提舉汴河堤岸司大觀元年改以提舉
茶事司為名尋命茶場茶事通為一司三年復撥隸
京城所一用舊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請商販茶起
引定入京住賣者即許借江入汴如元豐舊制其借
江入汴却指他路住賣者禁已請引者並令赴京二
年以課人不登商賈留滯詔以其事歸尚書省於是
尚書省言水磨茶自元豐初立止行於近畿昨乃分
配諸路以故至弊欲止行於京城仍通行客販餘路
水磨並罷從之四年收息四百萬貫有奇比舊三倍

一禮二人皆務浚利刻志茶場監官買茶積良反滿
五千馱以及萬馱算賞有差而川買鹽惡偽濫者計
虧坐贖論凡茶場州軍知州通判並兼提舉經畧使
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去鳳涇原路如私販
臘茶法自熙寧十年冬推行茶以一元豐元年秋凡二
年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百餘緡帝
謂糴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遣雜以勸在位遂
落權發遣以為都大提舉茶場而用永興軍等路提
舉常平范純粹同提舉又之用糴言從司秦州而錄
序祀前旁以子壯試將作監立傳用宗問更請巴州

等處產茶並用茶法五年李振元崇城詔以陸師
 閱代之師閱言糶治茶五年言費五獲淨息四百二
 十八萬餘緡詔賜田十頃而師閱極利乞刻於前建
 言文階州接連而茶法不同階為壘地有博馬賣茶
 場文獨為通商地之文龍二州並壘惟仍許川路餘
 羨茶貨入陝西變賣於成都府置博馬都茶場事皆
 施行初群牧判官郭茂恂言賣茶買馬事實相須詔
 茂恂同提舉茶場土是師閱以買馬一兼領茶場茶
 法不能自立詔罷買馬司兼領茶法仍都大提舉視
 轉運使同管轄視轉運判官以重其責買糶民更立

賣小引除金銀會子分數入輸餘額專以會子算請
 者聽寧宗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滉奏請隆興府惟
 分寧縣壘茶他縣無茶而豪民武斷者乃請引寫索
 一御使認茶租非便於是禁非產茶縣不許民擅認
 茶租建家臘茶北苑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
 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備賜予太平興國始置
 大觀以後製愈精數愈多勝式屢變而品不一歲貢
 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以來葉濃楊勅等相因
 為亂園丁已散遂罷之紹興二年蠲未起大龍鳳茶
 一千七百二十八斤五年復減大龍鳳及京銚之半

十二年興榷場遂取臘茶為榷場本凡跨截片錠不以高下多少官盡榷之申嚴私販入海之禁議者請鬻建茶於臨安移茶司事於建州買發明年以失階引錢復令通商自是上供龍鳳京錠茶并凡製作之費篚筭之式令漕司專之蜀茶之細者其品稅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木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然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舊無榷禁熙寧間始置提舉司收歲課三十萬至元豐中累增至百萬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而令漕司買馬

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遂以開同主管川秦茶馬二年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做蔡京都茶垣法以引給茶商即園戶市茶百斤為一大引除其十勿弄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為茶市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錢不為所過征一錢所止一錢五分自後引息錢至一二口五萬緡至十七年都大茶馬韓球盡取園戶加錠茶為額茶司歲收二百萬而買馬之數不加多錠通末年青羌作亂茶司增長細馬名色等錢燕三十萬淳熙六年以後

累減園戶重額錢十六萬又減引
 初榜輔為使逐定為法成都府
 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通傳馬
 十九萬三千餘緡朝廷歲以一
 領所贍軍然茶馬司率多弊之
 二十萬緡至淳熙十年總以五
 以來茶司官權出諸司之上初
 戶既輸二稅又輸土產險安縣
 外又催理茶認估錢建炎元年
 初始除之六年詔四川產茶處
 錢十六萬至紹熙
 州路二十三場歲
 常歲收錢二百四
 一十三萬緡總
 道以後歲撥正一
 萬緡為準自熙豐
 豐剛川秦茶場園
 因戶二稅土產兼輸
 五為額至寧宗慶元
 歲輸經總制頭子錢

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
 奇宋初經理蜀茶置互市于
 夷之焉熙寧間又置場于熙
 兩平長寧階和凡八場其間
 州蕃馬或一月或兩月一至
 三月一至馬皆良馬也其他
 互市為利宋朝由示懷遠之
 二十四年復黎州及雅州
 初川秦八場馬額九千餘匹
 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
 嘗及焉

志卷一百三十八

宋史一百八十五

開禧後置司桂國錄置國書前書寮相繼後國史領經是事都總裁賜見等奉

勅修

食貨下七

酒

阮治香附

酒宋榷酤之法諸州城内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
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三京
官造麴聽民納直以取陳滑蔡穎隨郢鄧金房州信
陽軍舊皆不榷大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榷
之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薪
榷及吏工奉料歲計獲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及醞

齊不良酒多醜薄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酤民甚
被其害歲儉物貴殆不償其費太宗知其弊淳化五
年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民
有應募者檢視其貲產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
登則均償是歲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
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直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
官釀陝西雖權酤而尚多遺利咸平五年度支負外
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
浙舊募民掌權雍熙初以民多私釀歲蠲其禁其
估或課如趙錢之制附兩稅均率二年詔曰有司請

罷杭州權酤乃使豪舉之家坐專其利貧弱之戶歲
責所輸本欲惠民乃成侵擾宣仍舊權酒罷納所均
錢天禧四年轉運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
四萬貫遺利尚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千貫川峽承舊
制賣麴價重開寶二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興權酤
言事者多陳其非便太平興國七年罷仍舊賣麴自
是惟夔達開施廬黔涪黎威州梁山雲安軍及河東
之麟府州荆湖之辰州福建之福泉汀漳州興化軍
廣南東西路不禁自春至秋醞成即鬻謂之小酒其
價自五錢至三十錢有二十六等臘釀蒸鬻候夏而

出謂之大酒自八釐至四十八釐有二十三等凡
用執齋粟黍麥等及麴法酒或皆從水之所宜諸州
官釀所費穀麥準常糴以給不得用倉儲酒正使人
當受糧者給錢凡官麴麥一斗為麴六斤四兩賣錢
價東京南京斤直錢百五十五西京減五歲平末江
淮制置增權酤錢頗為煩刻景德二年詔毋增權自
後制置使不得兼領酒權四年又詔中外不得更議
增課以圖恩獎天禧初著作郎張師德使淮南上言
鄉村酒戶年額少者望並停廢從之至道二年兩京
酒戶以權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一

百五十六萬二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八萬餘貫
天禧末權課銅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
增一百三十二萬四千餘貫麴錢增二十九萬二千
餘貫五代漢初犯麴者並棄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隆
一年以周法太峻犯私麴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
二斗者始處極刑餘論罪有私市酒麴者減造人
罪之半三年再犯酒麴之禁私造者其罪城郭
一十斤鄉間三十斤棄市或私酒京城五十里
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一斗處其所定里數外
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
宋史一百八十五

比建隆之禁第試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端拱二年令民買麴釀酒者縣鎮十里如州城二十里之禁天聖以後北京售麴如三京法官售酒麴亦盡疆界戒相侵越犯皆有法其不禁之地大槩與宋初同唯增永興軍大通監川峽之茂州田順監時天下承平既又戶口寢蕃爲酒醪以靡穀者益衆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月比昔以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群飲教節用之義遂詔鄰里毋得增置酒場已募民主之者

三年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勿聽主者自欲增課委官吏度異時不至虧額負課然後上聞旣而律史中丞晏殊請酒場利薄者悉禁增課天聖七年詔民間有言凶事酤酒舊聽自便毋抑配而江淮荆湖兩浙酒戶往往豪制良民至出引目抑使多售其嚴禁止犯者聽入告募人代之慶曆初三司言陝西用兵軍費不給充資權酤之利請較監臨官歲課增者第賞之繼令蕭定基王琪等商度利害初酒場歲課不登州縣多責衙前或伍保輸錢以充其數嘉禧治平中數戒止之治平四年手詔蠲京師酒戶所負權錢十

六萬緡又江南北歲所增酒場強率入酷酒者禁止
 皇祐中酒麴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
 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減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
 三而皇祐中又入金帛絲纊芻粟材木之類總其數
 四百萬七百六十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萬一千
 九百七十五熙寧三年詔諸郡過節序毋得以酒
 饋初知渭州蔡挺言陝西有醞公使酒交遺至
 十驛道路煩苦詔禁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行復言
 莫州柴貽範饋他州酒至九百餘瓶用兵夫輸一百
 人故奔諸路禁焉四年三司承買酒麴坊場錢率于

錢稅五十儲以祿奕六月令式所刪定官周直
 在京麴院酒戶鬻酒虧額原於麴數多則酒亦多多
 則價賤賤則入戶損其利為今之法宜減數增價使
 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患而官額不虧請以
 百八十萬斤為定額閏年增十五萬斤舊直斤百六
 十八百以八十五為數後增為二百百用省數以便
 入出七年諸郡舊不釀酒者許釀以公使錢率百緡
 為十石溢額者以遠制論在京酒戶歲用糯三十萬
 石九年江浙災傷米直騰貴詔選官至所產地預給
 錢俟成稔折輸於官未幾詔勿行止以所糴在京新

米與已糴米半用之元豐元年增在京酒戶麴錢較
年額損麴三十萬斤閏年益造萬斤二年詔在京
麴歲以百二十萬斤為額斤直錢二百五十俟
舊額令復舊價酒戶負糟糶錢更期以一年帶輸
并蠲未請麴數十萬斤先是京師麴法自熙寧四年更
定後多不能償雖屢闕未請麴數及損歲額為百五
十萬斤斤增錢至二百四十未免適負至是命畢仲
衍與周直孺講求利病請損額增直均給七十店令
日輸錢周歲而足月輸不及數計所負倍罰其炊
非時擅蒸器量及用私麴皆立告賞法悉施行之

而裁其價三年詔帶輸舊麴錢及倍罰錢乃寬以半
歲未經系罰者蠲三之一五年外居宗室酒止許於
舊宮院尊長及近屬等醞增永興軍乾祐縣十酒場
酒戶負糟糶錢更令三年之內增月限以輸並除限
內罰息其倍罰麴錢已蠲三之一下戶更免一分元
祐元年刪監司帶酒及三路饋遺條紹聖二年左司
諫翟思言諸郡釀酒非沿道並復熙寧之數詔熙寧
五年以前諸郡不釀酒及有公使錢而無酒者所釀
並依熙寧編敕數仍令諸郡所減勿逾百石舊不及
數者如舊毋得於例外供饋後又以陝西沿邊官監

計四官不... 乃令邊郡非帥府並酌條制定釀酒
酒務課入下... 許於官務寄釀崇寧二年知漣水
數諸將奔城... 許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常
軍錢景况言... 平司計無害公費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初元祐
臣僚請罷醋... 醋坊日息用餘悉歸常平至是景况有請故令常平
計之十月諸... 以充學賞餘禪轉運司歲用大觀四年以兩浙轉運
司之請官監... 池入出酒米並別遣倉官賣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

凡... 政和二年淮南發運副使董正封言杭州都酒務
於諸路治平... 分務為三更置比較務二毋增官吏兵匠仍請本路
諸郡並增務... 比較定課額釀酒收息以增虧為賞罰詔酒務官二
負者分兩務... 內有官雖多而果息不廣者聽如舊是歲以湖南路
諸務糟酵錢... 水工之費立酒... 臣顯顯漢試清務兩軍之法清務者

木州選刺供踏躑躅蒸之役關則募人以充宣和二年公使庫假用米麴及因耗官課者以坐贓罪之監官移替三年後軍使陳遵奏江淮等路官監酒直上者斗權增錢五次增三三江浙新復州縣之用其後尚書省請令他路悉行之詔如其請所收率予之三以給漕計餘輸大觀庫五年罷變路雜酤未幾復舊以轉運司言新遠城皆藉以供億故也六年任修官以奉酒抑賣坊戶轉鬻者論以違制律先是政和末嘗詔毋得令入置肆以鬻公併禁之諸路增酒錢如元豐法悉充上供爲戶部用婦人轉運司七年諸路

息率十五爲公使餘如鈔旁法令提刑司季備之數毋得移用靖康元年兩浙路酒價屢增較熙豐幾倍而歲稔米麴直賤民規利輕冒法遂令罷所增價渡江後屈於養兵隨時增課名目雜出或主於提刑或領於漕司或分隸於經總制司惟恐軍資有所未裕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實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徧下其法於四路歲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糟四百所私店不預焉於是東南之

宋史志卷三十八
酒額亦日增矣四年以米麴價高詔上等升增二十
文下等升增十八文俟米麴價平依舊紹興元年兩
浙酒坊於買撲上添淨利錢五分季輸送戶部又增
諸酒錢上升二十文下十文其諸州軍賣酒虧折
宜增價一分州用一分漕計一分隸經制司先是酒
有定價每增浪上請是後郡縣始自增而價不一矣
五年今諸州酒不以上下升增五文隸制總司六年
以紹興二年以後三年中一年中數立額其增羨給
郡縣用罷四川州軍鎮酒百七負其酒息徵處
並罷之七年以戶部書章等言行在置贍軍

庫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即成都潼川資並廣安立清
酒務許民買撲歲為錢四萬八千餘緡自趙開行隔
槽法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紹興元年及世將改官監所
入又倍自後累增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紹興二年而
外邑及民戶坊場又為三十九萬緡淳熙二年然隔槽之
法始行聽就務分槽醞賣官計所入之米而收其課
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醞賣虧欠則責入未之家認輸
不復覈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病矣十年罷措置贍
軍酒庫所官吏悉歸戶部以左曹郎中兼領以點檢
贍軍酒庫為名與本路漕臣共其事十五年弛夔路

嘉靖丙辰年

宋史志卷三十八

九

監生蔣應舉刊

酒禁以南北十一庫並充贍軍激賞酒庫隸左右司
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務監官成都府二員興元遂寧
府漢綿邛蜀彭簡果州富順監并漢州綿州縣各一
員二十一年詔諸軍買撲酒坊監官賞格依舊四萬
貫以上場務增及一倍減一年磨勘二倍減二年磨勘
三倍減三年磨勘四倍減四年磨勘二萬一萬貫已上
場務增及一倍減三季磨勘二倍減一年磨勘三倍減
三年磨勘七千貫已上場務增及一倍斤三季名次二
倍減一年磨勘三倍減一年半磨勘四倍減二年磨勘
七千貫已下場務增及一萬貫減一年磨勘二萬貫減
二年磨勘三萬貫減三年磨勘四萬貫減四年磨勘
酒二十七年以隔槽酒擾民許買撲以便民罷官監後
復置之三十年以點檢措置贍軍酒庫改隸戶部既

而戶部侍郎邵大受等言歲計賴經總制窠名至多
今諸路歲虧二百萬皆緣諸州公使庫廣造別置店
酤賣以致酒務例皆敗壞詔罷諸州別置酒庫如軍
糧酒庫防月庫月椿庫之類并省務寄造酒及帥司
激買酒庫凡未分隸經總制錢處並立額分隸補趨
虧額三十一年殿帥趙密以諸軍酒坊六十六歸之
戶部見九同安郡王楊存中罷殿帥復以私撲酒坊
九上之歲通收息六十萬緡有奇以十分為率七分
輸送行在三分給漕計蓋自軍興以來諸帥擅權酤
之利由是縣官始得資之以佐經費焉孝宗乾道元

年以浙東西犒賞庫六十四隸三衙輸課於左藏南
庫餘錢充隨年贍軍及造軍器二年詔臨安府安撫
司酒庫悉歸贍軍并贍軍諸庫及臨安府安撫司酒
務令戶部取三年所收一年中數立額日售錢萬緡
歲收本錢一百四十萬息錢一百六十萬麴錢二萬
羨餘獻以內藏者又二十萬錢後增為五十萬四年
立場務官賞格七年以淮西總領周閱言總所庫四
安撫司庫五都統司庫十八馬軍司庫一增置行宮
庫一共為庫二十九以三年最高年為額其行宮新
庫息錢除分認諸處錢及糜費以淨息三分為率一

分輸御前酒庫以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為名
遂鑄印及改庫名八年知常德府劉邦瀚言江北之
民困於酒坊至貧乏家不拍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
之禮乃檢乾道重修敕令申嚴抑買之禁淳熙三年
詔四川酒課折估困弊可減額錢四十七萬三千五
百餘緡令禮部給降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補還今歲
減數明年於四川合給湖廣總所錢補之寧宗開禧
元年知臨安府兼點檢贍軍激賞庫趙善防轉運判
官提領戶部犒賞酒庫詹徽之言官吏冗費請諸司
官屬兼管明年又以都省言課額失陷依舊辟置初

趙開之立隔釀法也蓋以紓一時之急其後行之諸郡國家贍兵郡縣經費率取給於此故雖罷行增減不一而足而其法卒不可廢云

隋台凡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金產商饒歙撫四州南安軍銀產鳳建桂陽三州有二監饒信虔越衢處道福汀漳南劔韶廣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軍有五十一場秦隴興元三州有三務銅產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劔八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五場梓州有一務鐵產徐兗相三州有四監河南鳳翔同號儀漸黃表英九州興國軍有十二

冶晉磁鳳澧道渠谷梅陝耀坊虔汀吉十四州有二十務信鄂連建南劔五州邵武軍有二十五場鉛產越建連英春韶衢汀漳南劔十州南安邵武二軍有三十六場務錫產河南南康虔道賀潮循七州南安軍有九場水銀產秦階商鳳四州有四場朱砂產商宜二州富順監有三場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彫弊每念茲事深疚于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民鑄銅爲佛像浮圖及人物之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闌出蕃界及化外

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諸山多銀礦而鳳州山銅礦復出採鍊大獲而皆良焉請置官署掌其事太宗曰地不受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東西川監酒商稅課半輸銀帛外有司請令二分入金景德二年詔以非土產罷之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勸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且誘之景祐中登萊饑詔弛金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然是時海內承平已久民間習俗日漸侈靡糜金以飭服噐者不可勝數重禁莫能止焉景祐慶曆中屢下詔申救之語在輿服志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

未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仁宗英宗每降赦書輒委所在視冶之不發者或廢之或蠲主者所負歲課率以爲常而有司有請亦輒從之無所吝故冶之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隨之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斤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冶百餘既而山澤興廢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復故者六十有

八而諸州院冶總二百七十一登萊商饒汀南恩六
州金之冶十一登號秦鳳商隴越衢饒信虔柳衡漳
汀泉建福南劔英韶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
三軍桂陽監銀之冶八十四饒信虔建漳汀南劔泉
韶英梓十一州邵武軍銅之冶四十六登萊徐克鳳
翔陝儀邢號磁虔告袁信澧汀泉建南劔英韶渠合
資二十四州興國邵武二軍鐵之冶七十七越衢信
汀南劔英韶春連九州邵武軍鉛之冶三十商號虔
道賀潮循七州錫之冶十六而水銀丹砂州冶與至
道天倍之時則一皆置吏主之是歲視皇佑金減九

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
百八十七萬鐵錫增百餘萬鉛增二百萬又得丹砂
二千八百餘斤獨水銀無增損焉熙寧元年詔天下
寶貨院冶不發而負歲課者蠲之八年令近院冶坊
郭鄉村并淘採烹鍊人並相爲保保內及於院冶有
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元豐元年
諸院冶金總收萬七百一十兩銀二十一萬五千三
百八十五兩銅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九斤
鐵五百五十萬一千九十七斤鉛九百十九萬七千
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二萬一千八百九十八斤

嘉靖丙辰年

宋史志卷之三十八

一

監生張桐刊

水銀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兩有奇先是熙寧七年廣西經畧司言邕州右江填乃洞產金請以鄧闢鑿金場後五年凡得金為錢二十五萬緡闢遷官者再焉元豐四年始以所產薄罷貢而虔吉州界鉛悉禁之七年戶部尚書王存等請復開銅禁各展磨勘年有差是歲阮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領於虞部紹聖元年戶部尚書蔡京奏岑水場銅額寢虧而商號間苗脉多陝民不習烹採久廢不發請募南方善工詣陝西經畫擇地興冶於是許天啓同管幹陝西阮冶事元符三年天啓罷

阮冶以其事歸之提刑司初新舊阮冶合為一司而漕司兼領天啓為同管幹欲專其事慮有所牽制乃請州陝京西路阮冶自為一司許檢東州縣剽舉官吏而漕司不復兼阮冶至是中書奏天啓所領首末六歲總新舊銅止收二百六萬餘斤而兵匠等費繁多故罷之崇寧元年提舉江淮等路銅事游經言信州膽銅古阮二一為膽水浸銅工少利多其水有限一為膽土煎銅無窮而為利寡計置之初宜增本損息浸銅斤以錢五十為本煎銅以八十詔用其言諸路阮冶自川陝京西之外並令常平司同管幹所收

宋史志卷一百一十一
息薄而煩官監者如元符紹聖敕立額許民封狀承
買四年湖北旺溪金場以歲收金千兩乃置監官賣
東漕臣王覺自言嘗領常平講求山澤之利本一
場去年收銅比租額增三萬九千一百斤較之當年
亦增六十六萬一千斤遂增其秩是歲山澤院治名
數令監司置籍非所當收者別籍之若弛與廢置移
併亦令具注上於虞部大觀二年詔金銀院移雜言
言而方檢視私開淘取者以盜論院治舊不諫知縣
縣丞者並令兼監官罰減正官一等有治地知縣月
一行點閱言者論其職在官導德澤平律賦徵訟不

宜為課利走山谷間遠已之八月提舉陝西院治司
改併入轉運司政和元年張商英言湖北產金非止
辰沅靖溪峒其峽州夷陵宜都縣荆南府枝江江陵
縣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採之地漕司既之本錢
提舉司買止千兩且無專司定額請置專切提舉買
金司有金苗無官監者許遣部內州縣官及使臣掌
幹詔提舉官措畫以聞仍於荆南置司廣東漕司復
奏端州高明惠州信上立溪場皆宜停閉韶州曹峒
場英州銀岡場皆併入英之清溪場惟黃坑場欲權
存俟歲終會所入別奏惠州楊梅東院康州雲列湖

州豐政連州元魚銅院黃田白寶廣州大利宜祿韶
州伍注岑水銅岡循州大佐羅翊英州鍾銅凡十六
場請並如舊循之夜明英之竹溪韶之思溪連之同
安請更遣攝官從之三年尚書省言陝西路院治已
遣官吏提轄措置州路金銀院治興廢慮失利源詔
令陝西措置官兼行川路事院治所收金銀銅鉛錫
鐵水銀朱砂物數令工部置籍載注歲半消補上之
尚書省自是工部尚書省皆有籍鈎考然所憑唯
帳狀至有有額而無收有收而無額乃責之縣丞監
官及曹部奉行者而更督進軍遠負之數九月措置

陝西院治蔣彛奏本路院治收金千六百兩他物有
差詔輸大觀西庫彛增秩官屬各減磨勘年四年令
監司遣官同諸縣丞遍視院治之利爲圖籍籤注監
司覆實保奏議遣官再覆酌重輕加賞異同脫漏者
罪之六年川陝路各置提轄措置院治官劉芑計置
萬永州產金一歲收二千四百餘兩特與增秩十二
月廣東漕司言本路鐵場院治九十二所歲額收鐵
二百八十九萬餘斤浸銅之餘無他用詔令官悉市
以廣浸仍以諸司及常平錢給本尚書省奏五路院
治已有提轄措置專司及淮南湖北廣東西亦監司

領其餘路請並令監司領之於是江東西福建兩浙
漕臣皆領阡治七年提舉東南九路阡治徐禔奏太
平瑞應史不絕書令部內山澤阡治若獲希世珍物
及古寶器請赴書藝局上進蓋自政和初京西漕臣
王壽奏太和山產水精知桂州王覺奏枕門等處產
金及生花金田提舉京西阡治王景文奏汝州青嶺
鎮界產瑪瑙其後治州界蕃官結彪地內金阡千餘
收生熟金四等凡一百三十四兩有奇蔡京請宣付史
館帥百官表賀故復有是請焉是時河北京東西
及徐禔所領九路曲興修阡治類鑿空擾下抑州縣承
額於是降黜河北提轄官遣廉訪使者鄭湛并諸路
廉訪悉究陳利之真偽八月中書奏阡治寢已即緒
詔京東西河北路并提舉東南九路阡治並罷十一
月尚書省言徐禔任以東南黑鉛留給鼓鑄之餘悉造
丹粉鬻以濟用切諸路常平司以三十萬輸大觀西
庫餘從所請明年令諸路鐵倣茶鹽法榷鬻置鑪治
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聽民出息承買以所
收中賣於官私相貿易者禁之先是元豐六年京東
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製軍器及上供簡鐵
之類數多而利國萊蕪二監鐵少不能給請鐵從官

興煽所獲可多數倍自是官權鐵造器用以鬻於民
至元祐罷之其後大觀初入內皇城使裴絢為涇原
幹當奏上渭州通判苗冲淑之言石河鐵冶既令民
自採鍊中賣於官請禁民私相貿易農具器用之類
悉官為鑄造其治坊已成之物皆以輸官而償其直
乃禁毋得私相貿易農具器用勿禁官自賣鐵唯許
鑄瀉市之政和初臣僚言鹽鐵利均今鹽筴推行
已備而鐵貨尚未講畫請即治戶米償之錢收其已
鍊之鐵為器鬻之兼京東二監所出尤多河北固鎮
等治並官監其利不貲而河東鐵炭最盛若官權為

器以鑄一路旁及陝雍利入甚廣且以銷盜鑄之弊
又夏人茶山鐵冶既入中國之鐵為器聞以鹽易鐵
錢於邊若官自為器則鐵與錢俱重可伐其謀請權
諸路鐵擇其最盛者可置監設官總之槩諸路不越
數十處餘止為鑄瀉之地屬之都監或監當官兼領
凡農具器用皆官鑄造表以字號官本之餘取息二
分以止仍置鐵引以通諸路儲其錢助三路鈔本詔
戶部下諸路漕臣詳度會次年廣東路請以可監之
地如舊法收其淨利苗脉微者召入承買官不權取逐
併諸路詳度之旨不行至是臣僚復以為言故嚴買

計字四百个
易之禁而鐵利盡推於官然農具器用從民鑄造卒
如舊法四月廣東廉訪黃烈等言廣惠英康韶州興
慶府政和中實貨司立阮冶金銀等歲額或苗脈微
或無人承買而浮冗之人虛託其名發致民田騷動
邀販詔政和六年所立額並罷舊有苗脈可給歲課
者如故十一月復諸路元罷提舉阮冶官其江南路
仍令江西漕臣劉蒙同措置宣和元年石泉軍江廣
沙磧越金計民隨金脈淘採立課額或以分數取之
十月復置相州安陽縣銅冶村監官先是詔留邢州
本村磁州固鎮兩冶餘初置冶並罷而常平司謂銅

冶村近在河北得利多故有是命六年詔阮冶之利
二廣為最比歲所入稽之熙豐十不逮一令漕臣鄭
良規舉經畫分任官屬典掌計置取元豐以來歲入
多數立額定為常賦阮冶司毋預焉時江淮荆浙等
九路阮冶凡二百四十五鑄錢院監十八歲額三百
餘萬緡五月詔阮冶舊隸轉運司者如熙豐紹聖法
崇寧以後隸常平司者如崇寧法其江淮等路阮冶
官屬如熙豐負數餘路官屬並罷仍令中書選提點
官靖康元年諸路阮冶苗礦既微或舊有今無悉令
蠲損凡民承買金場並罷宋初舊有阮冶官置場監

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於官初隸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已後廣搜利冗權賦益滿冗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坑治用常平息錢與新和錢為本金銀等物往往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為損欽宗即位詔悉罷之南渡坑冶廢興不常歲入多寡不同今以紹興三十一年金銀銅鐵鉛錫之冶廢興之數一千一百七十及乾道二年鑄錢司比較所入之數附之湖南廣東江東西金冶二百六十七廢者一百四十二湖南

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銀冶一百七十四廢者八十四潼川湖南利州廣東浙東廣西江東西福建銅冶一百九廢者四十五舊額歲七百五萬七千二百六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六斤有奇淮西夔州成都利州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鐵冶六百三十八廢者二百五十一舊額歲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斤有奇乾道歲入八十八萬三百斤有奇淮西湖南廣東福建浙東江西鉛冶五十二廢者一十五舊額歲三百二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一十九萬一千二百四

嘉靖丙辰年
監生張桐刊

十斤有奇湖南廣東江西錫冶一百一十八廢者四十四舊額歲七十六萬一千二百斤有奇乾道歲入二萬四百五十斤有奇宋初諸冶外隸轉運司內隸全部崇寧二年始隸右曹建炎元年復隸全部轉運司隆興二年阮冶監官歲收買金及四千兩銀及十萬兩銅錫及四十萬斤鉛及一百二十萬斤者轉一官守倅部內歲比祖額增金二萬兩銀十萬兩銅一百萬斤亦轉一官令丞歲收買及監官格內之數減半推賞慶元二年宰執言封樁銀數比淳熙末年虧額幾百五十萬今務場所入歲不滿三十萬而歲奉

三宮及冊寶費約四十萬恐愈侵銀額欲權以三分爲率一分支銀二分支會子上曰善端平三年赦曰諸路州縣阮冶興發在觀寺祠廟公宇居民墳地及近墳園林地者在法不許人告亦不得受理訪聞官司利於告發更不究實多致擾害自今許人戶越訴官吏并訟者重寘典憲及有阮冶停閉苗脉不發之所州縣勒令阮戶虛認歲額提點鑄錢司覈實追正礬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乃以礬山歸之州縣五代以來復荆務置官吏宋因之白礬出晉慈坊州無爲軍及汾州之靈石縣

綠礬出慈隰州及池州之銅陵縣皆設官典領有鑛
戶鬻造入官市晉汾慈州礬以一百四十斤為一駄
給錢六千隰州礬駄減三十斤給錢八百博賣白礬
價晉州每駄二十一貫五百慈州又增一貫五百綠
礬汾州每駄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
駄四貫六百散賣白礬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
二錢無為軍六十錢綠礬斤七十錢建隆中詔商人
私販幽州礬官司嚴捕沒入之繼定私販河東幽州
礬一兩以上私鬻礬三斤及盜官礬至十斤者棄市
開寶二年增私販至十斤私鬻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餘

罪論有差太平興國初以歲鬻不克迺詔私販化外
礬一兩以上及私鬻至十斤並如律論決身犯者悉
配流還復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礬滯積小民
多於山谷僻與之地私鬻侵利而綠礬價賤不宜與
晉礬均法詔同犯私茶罪賞先是建隆二年命左諫
大夫劉熙古詣晉州制置礬許商人輸金銀布帛絲
綿茶及緡錢官償以礬凡歲增課八十萬貫太平興
國初歲博緡錢金銀計一千二萬餘貫茶計三萬餘
貫端拱初銀絹帛二萬餘貫茶計十四萬貫至是言
者謂礬直酬以見錢商人以陳茶入博有利豪商無

宋史志卷第百三十八 二十二

資國用詔金後惟聽金銀見錢入博至道中白礬歲
課九十七萬六千斤綠礬四十萬五千餘斤鬻錢一
十七萬餘貫真宗末白礬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綠礬
增二萬三千餘斤鬻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天聖以來
晉慈二州礬券民鬻之季鬻礬一盆多者千五六百
斤少者六七百斤四分輸一入官餘則官市之為無
軍亦若務鬻礬後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私售礬禁
如私售茶法六年詔弛兩蜀推礬之禁時河東礬積
益多復聽入金帛芻粟芻粟虛估高商人利於入中
麟州粟斗實直錢百虛估增至三百六十礬之出官

為錢二萬十千五百總易西六石計粟實直錢總六
千而礬一駄已費本錢六千縣官徒有推礬之名其
實無利嘉祐六年罷入芻粟復令入緡錢礬以百四
斤為一駄入錢京師推貨以者為錢十萬七千入錢
麟府州者又減三千自是商賈不得專其利矣皇佑
中晉慈入礬二百二十七萬三千八百斤以易芻粟
之類為緡錢十三萬六千六百無為軍礬售緡錢三
萬三千一百治平中晉慈入礬一百九萬六千五百
四斤無為軍礬售錢歲有常課發運使領之視皇祐
數無增損隰州礬至是入三十九萬六千斤亦以易

緡錢助河東歲糴熙寧元年命河東轉運司經畫礬
蓋遺利李師中言官積礬三百斤走鹵消耗恐後爲
棄物詔令商人入中糴草即以償之三年罷潞州交
子務以妨中納糴草莫請礬益故也知慶州王廣淵
言河東礬爲利源之最請河東京東河北陝西別立
礬法專置提舉官詔遣光祿丞楊蟠會議以聞蟠言
坊州產礬官雖置場而商多私售請置鑊戶定其數
許於陝西北界黃河東限潼關南及京西均房襄鄧
金州光化軍令鑊戶迺相保礬或私賣越界禁如私
白礬法仍增官獲私礬輒以火雜減斤重之法從之

元豐元年定畿內及京東西五路許賣晉隰礬陝西
自潼關以西黃河以南達於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則
售坊州礬礬之出于西山保霸州者售于咸都梓州
路出無爲軍者餘路售之私礬與越界者如私礬法
自熙寧初礬法始變歲課所入元年爲錢三萬六千
四百緡有奇併增者五年乃取熙寧六年中數定以
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奇爲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
至三十三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爲軍礬歲課一百五
十萬所用本錢萬八千緡自治平至元豐數無增損
元祐元年戶部言商旅販礬舊聽其便迺者發運司

請用河東例令染肆鋪戶連保豫買頗致抑擾詔如
舊制元符三年崇儀使林像奏禁河北土礬非便若
即河北產礬地置場官買增價出之罷運晉礬則官
獲淨利無運載之勞民資地產省犯法之弊詔下戶
部初熙豐間東南九路官自賣礬發運司總之元祐
初通商紹聖復熙豐之制大觀元年定河北河東礬
額各二十四萬緡淮南九萬緡罷官賣從商販而河
東河北淮南各置提舉官政和初復官鬻罷商販如
舊制淮南礬事司罷歸發運司上供礬錢責以三萬
二千一百緡爲額三年有司奏減河北河東并淮南

礬額計十六萬緡四年礬額復循大觀之制五年河
北河東綠礬聽客販於東南九路民間見用者依通
商地籍之聽買新引帶賣大率循倣鹽法宣和中舉
比較增虧賞罰未幾以擾民能建炎三年措置財用
黃潛厚奏許商人販淮南礬入東南諸路聽輸錢行
在而持引據赴場支礬紹興十一年以鑄錢司韓球
言撫州青膽礬斤錢一百二十文土礬斤三十文省
鉛山場所產品高於撫青膽礬斤作一百五十文黃
礬斤作八十文二十九年以淮西提舉司言取紹興
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所收礬錢一年中數四萬一

千五百八十五緡爲定額其他產礬之所若潭州瀏陽之永興場韶州之岑水場皆置場給引歲有常輸惟漳州之東去海甚邇大山深阻雖有采礬之利而潮梅汀贛四州之姦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洞主小洞主土著與負販者皆盜賊也

香宋之經費茶鹽礬之外惟香之爲利博故以官爲市焉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一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權貨務打套給賣陸路以三千斤水路以一萬斤爲一綱紹興元年詔廣南市舶司抽買到香依行在品荅成套召人筭請其所售

之價每五萬貫易以輕貨輸行在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大食蕃客囉辛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綱首蔡景芳招誘舶貨收息錢九十八萬緡各補承信郎閩廣舶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又招商入蕃興販舟還在罷任後亦依此推賞然海商入蕃以興販爲招誘僥倖者甚衆淳熙二年柳桂冠起以科買乳香爲言詔湖南路見有乳香並輸行在權貨務免科降十二年分撥權貨務乳香於諸路給賣每及一萬貫輸送左藏南庫十五

年以諸路分賣乳香擾民令止就權貨務招客筭請
紹熙三年以福建舶司乳香虧數詔依前博買開禧
三年住博買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
遠夷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瓷漆之屬博
易聽其來之多寡若不至則任之不必以為重也

志卷第一百二十八

志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史一百八十六

開禧國司一箇管國事前書有私利權國司相繼進奉都總稅務等事

初修

食貨下八 鹽

市 船法

商稅元州縣皆言務關鎮亦或有之大則專置官監
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齎
貨謂之過關三十錢算二十居者市端謂之住稅每
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地宜
而不一焉行商齎者并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無檢搜
案已販販取細碎者勿論南商所賣生藥乃民間

守三...
所織縹帛者皆勿其官稅之勅令有司件
祈願行天下揭子版三官者應守應算物
貨而輒藏匿為官司所捕獲沒其三之一以半異
捕者取膏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頭者十取其一
謂之抽稅自唐室藩鎮多便宜從事擅其征利以及
五季諸國益務聚財貨以自贍故其算尤繁宋興
所下之國必詔蠲省屢數官吏毋事知司規羨餘以
徼恩寵大中祥符六年始免諸路州軍農器之稅諸
州津渡舊皆有算或水涸改置橋梁有司猶貢主者
備償建隆初詔除諸德棣淄齊鄆乾渡二十九處算

錢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自是有類此者多因恩
宥蠲除其餘橋園魚池水碓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
薪地鋪林牛骨漑田水利等名皆因諸國舊制前後
屢詔廢省緣河州縣民船載粟亦輸算二年始罷陳
州私置蔡河鎮民船勝百斛者取百錢有兩載倍其
征太平興國二年乃悉除之至道三年詔江南溪渡
多公吏豪民與其事量輸官課而厚算行於州縣宜
加嚴禁所輸年額錢伍千以下者並免不係色役近
使人戶掌船濟渡每得獲人至道中歲稅課錢四
百萬實天禧末增八百四萬實天聖以宗國用廣廣

有請算緡錢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道有無何可算也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為印朱所漬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課污壞而人物阜康定元年西邊去實不給州縣或增所算之物朝廷知之悉命蠲去既而下詔敕勸且戒毋搜索行者家屬歲儉則免算耕牛水鄉又或弛清魚果蔬之稅民流而渡河者亦為之免算應算而匿不言者雖聽人捕告抵罪如舊法然瀆物皆見在乃聽以防誣罔至於歲課贏縮屢詔有司裁定前後以詔蠲放者不可勝數皇祐中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嘉祐

以後弛茶禁所歷州縣收算錢至治平中歲課增六十餘萬而茶稅錢居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熙寧以來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支移民以租賦齎貨至邊貿易以輸官者勿稅河北流民復業者所過免算後以歲稔慮逸歲課復舊五年以在京商稅院隸提舉市易務七年減國門之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責以課息近令隨閑要分等以檢捕獲失之數為賞罰既而以歲旱復有是命元豐元年濱棣滄州竹木魚果炭箔稅不及百錢者蠲之二年熙河路制置邊防財用李憲擅權本路商貨令漕

臣蔣之奇劾其罪導洛通汴司請置堆垛場於泗州
賈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稍輸船算明年
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為場非導洛司船而
載商稅入汴者許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法惟日
用物非販易若發箔柴草竹木之類勿禁瓊管奏海
南收稅較船之丈尺謂之格納其法分三等有所較
無幾而輸錢多寡十倍賈物自泉福兩浙湖廣至者
皆金銀物帛直或至萬餘緡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
器牛畜之類直纔百一而槩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
不至海南遂乏牛米請自今用物貴賤多寡計稅官

給文憑聽鬻於部內否則許糾告以船貨給賞詔如
所奏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言商入負正稅七萬六
千餘緡倍稅十五萬二千餘緡詔蠲其倍稅納正稅
百千以下期以三年百千以上五年元祐元年戶部
請令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
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為新額自明年始三年又以
天聖歲課為額蓋戶部用五年併增之法立額既重
歲課不登故言者論而更之七年罷諸路承買土產
稅場初罷江南路乘買而河東轉運司以為較元祐
六年官鹽額增三萬餘緡遂行之諸路八年權蠲商

宋史志卷第百三十九
四
人載米入京糶賣力勝之稅先是熙寧六年蘇湖歲
稔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
蠲惠止一方未為定法及汴泗堦場法行穀船毋得
增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言法不稅五
穀請削去力勝錢之條而行天聖免稅之制既而尚
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復權蠲之後徽宗宣
和中以州縣災傷并贍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
惟兩浙并東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自哲宗
即位罷導洛物貨場紹聖四年藍從熙提舉京城而
欲復其事令泗州及京師洛口各置堦場并請復如

市牛羊圈詔下尚書省久之遂寢至是提舉汴河隄
岸王憲復言之且請假温明州運船給用命太府少
卿鄭僅同詳度明年竟詔勿行五年令戶部取天下
稅務五年所收之數酌多寡為中制頒諸路揭版示
之率十年一易其增名額及多稅者並論以違制大
觀元年凡典買牛畜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更期以百
日免倍稅二年詔在京諸門凡民衣履穀菽鷄魚蔬
果柴炭瓷瓦器之類並蠲其稅歲終計所蠲數令大
觀庫給償宣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商販令關
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歲終以次數報轉運司取旨

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駝驢騾已不入服用例而比年臣僚營私牟利者衆宮觀寺院多有專降免稅之旨皆以船艘賈販故有是詔漕臣劉旣濟起應奉物兩浙淮南等路稅例外增一分以供費三年詔罷之凡以蠶織農具耕牛至兩浙江東者給文憑蠲稅一年四年令諸路近歲所增稅錢悉歸應奉司七年以歲歉之後用物少而民艱食在京及畿內油炭麪布絮稅并力勝錢並權免提舉京東常平楊連奏本路牛價貴田多荒萊請令販牛至本路者仍給文憑蠲稅俟二年足如舊從

之靖康元年詔都城物價未平凡稅物權更蠲稅一年臣僚上言祖宗舊制并政和新令場務立額之法並以五年增虧數較之併增者取中數併虧者取最高數以為新額故課息易給而商旅可通近諸路轉運司不循其法有益無損致物價騰踊官課愈負請令諸路提刑下諸郡準舊法釐正立額詔依所奏高宗建炎元年詔販貨上京者免稅明年又詔販糧草入京抑稅者罪之凡殘破州縣免竹木磚瓦稅比來歸正人及兩淮復業者亦免路稅紹興三年臨安火免竹木稅然當時都邑未奠兵革未息四方之稅間

有增置及於江灣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
並收稅而寬弛之令亦錯見焉如諸路增置之稅場
山間迂僻之縣鎮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而免之又
以稅網太密減併者一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
五至於牛米薪麵民間日用者並罷孝宗繼志凡高
宗省罷之未盡者悉推行之又以臨安府物價未平
免淳熙七年稅一半光寧以降亦屢與放免商稅或
一年或五月或三月凡遇火放
免竹木之稅亦然光寧嗣服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當是
時雖寬大之旨屢頒關市之征迭放而貪吏並緣苛
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之屬擅

用稽察措置忝置專攔收檢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以
食米為酒米以衣服為布帛皆有稅遇上夫行李則
搜囊發篋日以興販甚者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指
為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方行路避
之則攔截叫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
囊而歸矣聞者咨嗟指為大小法場與斯民相刃相
刺不啻讎敵而其弊有不可勝言矣
市易之設本漢平準將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其
弊也以官府作買區公取牙儈之利而民不勝其煩
矣熙寧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為緣邊市易

之說巧假官錢為本詔秦鳳路經略司以川交于易
物貨給之因命詔為本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
欲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為多聚貨以落戎心
又妨秦州小馬大馬私貿易不可文彥博曾公亮為
京皆諱之韓絳亦以去秦州為非唯王安石曰石渭
置市易利害臣雖不敢斷然如若愚奏必無可慮七
月詔轉運司詳度復問陳升之升之謂古渭極邊恐
啓群羌鬪凱心安石乃言今蕃戶富者往往蓄緡錢
二三十萬他尚不畏劫奪豈朝廷靈靈乃至衰弱如
此今欲連生羌則形勢欲張應接欲近古謂邊若便

於西接商於東集居之
因建為軍增兵馬擇人
守之則形勢張矣且蕃部得與官市邊民無復遺負
足以懷來其心因收其贏以助軍費更闢荒土異日
可以舉兵時王安石為政汲汲焉以財利兵革為先
其市易之說已見於熙寧二年建議立均輸平準法
之時故王詔首迎合其意而安石力主之雖以空言急
陳升之韓絳諸人之議而卒不可回五年遂詔出內
帑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無草
澤上言京師百貨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貧與乃
可以為天下今富人六姓乘民之亟牟利毀信財既

編聚國用亦屬請假權貨為益置常平市易司擇通
財之官任其責求良責為之轉易使審知市物之價
賤則增價市之貴則損價當之因收餘息以給公上
於是中書奏在京置市易務官凡貨之可市及滯於
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額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
於官則度其抵而貸之錢買與使償平歲輸息十一
及歲倍之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呂嘉問為提舉
賜內庫錢百萬緡京東路錢八十七萬緡為本三司
請立市易條有無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本務
覺察三司按治之文帝削去之七月以權貨務為市

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以在京商稅院雜
買務雜賣場隸焉又賜錢帛五十萬于鎮洮軍置司
市易極苛細道路怨謗者籍籍上以諭安石請宣示
事實帝以鬻冰市梳櫛等數事語之安石皆辯解後
帝復言市易鬻果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謂立法當
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
蔗席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鬻者市之
以給用六年詔在京市易幹當公事孫迪同兩浙淮
東轉運司議置杭州市易務利病以聞其後以市易
上界所償內帑錢三十萬緡假之為本又賜夔州路

轉運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于黔州選本路在任已
替官監之仍以知州或通判提舉令在京市易務及
開封府司錄同詳度諸行利病於是詳定所請約諸
行利入薄厚輸免行錢以祿吏蠲其供官之物禁中
所須並下雜賣場雜買務置市司估物價低昂凡內
外官司欲占物價悉於是乎取決從之改提舉在京
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諸州市易務皆隸焉又詔
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等同詳度成都置市易務七年
帝與輔臣論及成都市易事馮京曰曩因權市物致
王小波之亂今頗以市易為言安石曰徠以饑民衆
官不之恤相聚為盜耳帝問李杞行邪安石曰未也
然保市易必不能致亂帝猶慮蜀人駭擾安石謂已
遣使乃遽罷豈不為四方笑乃已然其後竟罷杞等
詳度二月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究
詰市易事先是帝出寺詔付布謂市易司市物頗害
小民之業衆言誼譁布乃引監市易務魏繼宗之言
以為呂嘉問多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盡收市肆
所無者必索率賤市買鬻廣泉贏餘是挾官府為蕪
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詰
之帝尋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即上行人所許并

疏惠卿奏欺狀且言正白立朝以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弊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嘉問奏近遣官往湖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凶事言之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至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四月布復陳誥向罪茶僧不啻帝惻然各嗟及言三司決責向人多濫時帝猶心欲按治而安石主用惠卿不可去且謀變其事也帝疑焉故仍以屬布既而中書奏事已帝論及市易且曰朝廷設此本欲為平準之法以便民今正爾相反使中下之民失業

若此宜脩補其法令元詳定呂嘉問曰吳安持同韓維孫永問行人輸錢免行利病參知政事馮京曰開封祥符縣給民錢有出息抵當銀絹米麥纒意亦就之目七八種其初給錢往往願請積數既多實數輸送帝曰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時布與惠卿方究市易事率數日一對帝初是布言已而從惠卿之請拘魏繼宗於開封府既而布與惠卿即東府再詰行人所訴狀如前不變而安石懇求去位引惠卿執政提舉楚州市易將之奇奏監務三言彭權市商人物非法及虛作中糴入務立詭名糴之白輸息錢謂之乾息

四百八字
又抑買販 毋得至他郡名為留難帝謂輔臣曰景
違法害人宜即治其罪時三惠卿已參朝政而究詰
市易未竟認便之惠卿請令中言悉取按牘異同以
奏後一日帝對近和殿徐所先後所陳并較治平熙
寧出入錢物數以聞帝方志歲費浸廣令布送中書
五月乃詔章惇曾孝寬即置監勸布所究市易事
又令戶房會財賦數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雜
買務多入月息不覺皆從公坐有差未幾布褫職與
嘉問俱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勒停初市易之違布
實預之後揣上意有疑遂急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

心故卒擯之而市易如故三司使章惇謂假內歲
五百萬緡令市易司有幹局者分四路入中計見
監引及乘賤糴買詔假二百萬緡八年復呂嘉問提
舉市易三月鳳翔大名自定府永興安肅宣秦瀛定
遠真州並置市易司以惠州阜民監錢十萬緡給廣
州市易務司農寺坊場錢二十萬緡給鄆州市易九
年又以在京市易司物貨十五萬緡給熙河市易司
九月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例錢總收百三十二萬
二千緡有奇詔嘉問安持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
一較十年定上界本錢以七百萬緡為額不足以歲

所收息益之甚其內幣錢價值以息二十萬緡元曹
 元在以都提舉王君卿請令貨市易錢貨者許用金
 帛等為抵收息毋過一分二釐不及年者月計之額
 皆得錢或欲以物貨無給者聽市易司請遣官以物
 貨至崇路貿易十萬緡以上則以二年二十萬緡以
 上三年餘及三分者比適年推恩八分者理為任期
 盡不及者勿賞官吏廩給並罷二年經制熙河路邊
 防財用李憲言蕃賣與牙僧私市其督管由他路避
 稅入秦州乃令秦熙河岷州通遠軍五市易務募牙
 僧引蕃貨赴市易務中曹私市者許糾告官倍所告
 之數以田宅抵市易錢以不償者估賣官如賣坊場

河渡法若未輸錢者官收其利息在京市易務亦如
 之二年詔免行月納錢不及百者皆免凡除八千六
 百五十四人九月王居卿又言市易法有三結保貸
 請一也契要金銀為抵二也買遺物貨三也二者惟
 保貸法行之久負失益多從歲罷便錢而物貨如故
 請自今所貸歲約毋過二百萬緡契要保貸請以相
 濟續非舊戶惟用抵當貨遷之法詔中書立法以聞
 於是中書奏在京物貨許舊戶保貸請數而後發通所
 負毋過三百萬緡諸路毋過四之詔如所奏是歲

四百个
經制熙河邊防財用司會其會司以來所放息元豐
初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緡五次年六十八萬
四千九十九緡石四年從都提舉曹育請於新舊城
外內置四抵當這官掌之罷市易之界等處抵當以
便民五年詔外內市易務所負錢皆免以三歲均月限
以輸限內罰息並除之先是王安禮以在開封日有負
市易錢者累訴於庭安禮既執政言於帝曰市易法
行取息滋多而輸官不時者有罰者心民至窮困願詔
蠲之帝曰羣臣未有為朕言者其太僕以限輸免其
罰息安禮退批詔加內外字蔡確曰方帝有旨無外

內字公欲增詔邪安禮曰亦不止言內字卒加之八
月置饒州景德鎮資壽博易務六年蘭州增置市易
務以通蕃漢貿易七年改市易下界為權貨務令諸
州旬估物價既定報提舉司提舉司下所部州州下所
屬募民出抵或錢以市收息毋過二分詔諸路常平
司錢留其半以二分為市易抵當蓋自五年曹育以
平準物價與金銀之類行抵當於畿縣次年行之諸
路以常平市易餘貸及實利錢為本五路各十萬緡
餘路五萬緡至是復有是詔若無抵當而物貨會易
者亦聽變齒八年罷諸鎮石市易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抵當者取息薄可

濟民之者存之其餘抵當并州縣市易並罷元祐元年內外監督市易及坊場淨利錢許以所入息并罰錢比計若及官本者並釋之紹聖四年三省言熙寧興置市易元祐一切罷去不原立法之意詔戶部太府寺詳度復置市易務惟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請元符三年改市易務為平準務戶部太府寺市易案改為平準案尚書省言平準務官吏等給費多并遣官市物撻動于外近官鬻石炭市直邊墾皆不便民詔罷平準務及官鬻石炭其在官物貨令有司轉易錢鈔償元祐之所崇寧元年戶部奏平準

務錢物毋得他司移用二年以平準為南北兩務如舊分置官吏歲終考察能者行勸沮法五年郡縣應置市易者凡歲收息官吏用度之餘及千緡以上置官監五百緡以上令場務無領餘並罷先是嘗詔府界萬戶縣及路在衝要市易抵當已設官置局其不及萬戶非衝要并諸鎮有官監而商販所會並如元豐令監督官無領至是戶部復詳度以聞遂行其議建炎二年言者以為得不償費遂罷之而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紹興元年罷諸州軍免行錢及行戶供應見任官買賣並依特違者以盜論四年

四百八
兩折轉運司撥發州市御爐炭額胡椒紋鴉鳩色守
臣王居正以為言上曰隆冬附火取溫煖而已豈間
炭之紋色乎命罷之諸類與者要禁止焉十三年蠲
雷化高融宜廉邕欽賀貴免行錢十四年以開州兩
縣在夔部尤為僻遠減免行錢之半十五年以知漢
陽軍韓斯三尋路收免行錢足數外多取一文以上以
擅增稅賦法罪之十七年蠲百姓見輸免行錢三分
之一十九年南郊赦盡蠲百姓免行錢欠是後凡赦
皆然二十五年罷見輸免行錢禁下行買物以言及
小商敷於鄉村故也淳熙元年罷市令司詔臨安府
及屬縣交易儉保錢減十之五七年諸路州縣交易
儉保錢亦以十分為率與減五分嘉定二年以臣僚
言蠶穀之下買物於鋪戶無從得錢凡臨安府未支
物價令即日盡數給還足後買物須給見錢違許陳
訴於臺嘉熙二年臣僚言今官司以官價買物行鋪
以時直計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昏
卒並錄之無藝不積日既久類成白著至有遷居以避
其擾改業以逃其害者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需糞
項之物販夫販婦所資鎗刀以營斗升者亦皆以官
價強取之然日營營而錢不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食路絕望特降睿旨凡諸路州縣官司買物並以時
直不許輒用官價違者以藏定罪從之

均輸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歛散之術使
輸者既便而有無得以懋遷焉熙寧二年創置三司
條例司言天下財用無餘與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
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雖在極道
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致不
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弊兩徒使言曰大
賈棄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欲置法以
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酒稅為事

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
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歛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
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
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
歛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
去重歛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氏財不匱詔本司具
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准事賜內藏
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為擾多以
為非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神宗使自擇之向
於是辟劉忱衛琪孫瑋張穆之陳倩為屬又請有司

具六路歲當上供數中都歲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
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有司從之八月侍御史劉琦
侍御史秉行錢顛等言向小人假以貨泉任其變易
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琦顛皆坐貶條例司檢
詳文字蘇轍言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
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
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法術不正利緣爲
姦掙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旣立學者爭排其說霍
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今此論
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

之臣材智方略未見有及弘羊比而朝廷破壞規矩
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唯利是嗜其害必有不可
勝言者矣轍亦坐去官於是知諫院范純仁言向儉
巧刻薄不可爲發運使入主當務農桑節用不當言
利自後罷純仁諫職而諫官李常復論均輸不便權
開封府推官蘇軾亦言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
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
雖不明言販賣旣已許之變易變易旣行而不與商
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
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

倍稱之息曰此而得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安石之說言皆不行乃以向爲天章閣待制遣大常少卿羅拯爲使手詔賜向曰政事之先理財爲急朕托卿以東南賦入皆得消息盈虛翁張欽散之而卿忠誠內固能倡舉職業導揚朕意底于成績朕甚嘉之覽奏慮流言致惑朕心匪石豈易轉也卿其濟之

以理終之以不倦以稱朕意然均輸後迄不能成互市船法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後漢通交易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市於南陔隋唐通貿易于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曰後唐亦然而高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宋初循周制與江南通商乾德二年禁商旅毋得渡江於建安漢陽蘄口置三榷署通其交易內外羣臣輒遣人往江浙販易者沒入其家其緣江百姓及煎鹽亭戶恣其蒸漁所造履席之類榷署給券輒渡江販易開寶二年徙建安榷署於揚州江南平榷署

四百个
雖存止學亦貨四年置市船司于廣州後又於杭明
州置司凡大食古羅閣婆吉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諸
蕃並通貿易以金銀絡錢鉛錫雜色帛綾器香藥
犀象珊瑚琥珀珠璣鐵櫃皮毒瑪瑙車漆水精
蕃布烏楠蘇木等物太宗時置權署于京師詳諸蕃
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兩浙泉州其出官庫者無得
私相貿易其後乃詔自今惟珠貝玳瑁犀象鐵櫃
琥珀瑪瑙乳香蘇木外餘藥官市之餘聽市於民
雍熙中遣內侍一人齎敕書以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
諸蕃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並詣兩浙司市

司請給官券違者沒入其寶貨淳熙二年詔廣州市
舶除權貨外他貨之良者止之半其半大抵海舶至十
先征其一價直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歲約獲五十
餘萬介條株穎太平興國初私與蕃國人貿易者計
直滿百錢以上論罪十五貫以上黜面流海島過此
送闕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貫以上徒一年稍加
至二十貫以上黜面配本州為役兵天聖以來象犀
珠玉香藥寶貨充物府庫嘗示其餘以易金帛芻粟
縣官用度實有助焉而官市貨數視淳化則微有所
損皇祐中總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其數五十二

四百个
萬有餘至治平中又增十萬熙寧五年詔發運使薛
向曰東南之利無商居其一此言者請置司泉州其
朔法講求之七年令船船過風至諸州界亟報所隸
送近地船司推賦分買泉福順海舟船未經賦買者
仍赴司勘驗時廣州市船虧歲課二十萬緒或以為
市易司擾之故海商不至令提舉司究詰以聞既而
市易務呂澂入船司闕取蕃商物認提舉司劾之九
年集賢殿脩撰程師孟請罷稅明州市船諸船皆歸
廣州一司令師孟與三司詳議之是年抗明廣三司
市舶收錢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三緡正

片兩段條簡類齊文粒元豐二年買人高顯贊
及五千緡者明州籍其名歲貢保給引發船無引者
如盜販法先是禁人私販然不能絕至是復通中國
故明立是法三年中書言廣州市舶已備定條約宜
選官推行詔廣東以轉運使孫迥廣西以陳情兩浙
以副使周自齊福建以判官王子京罷廣東帥臣兼
領五年廣西漕臣吳濟言雷化州與瓊島對境而發
船請引於廣州舶司約五千里乞令廣西瀕海郡縣
土著商人載米穀牛酒黃魚及非船司賦取之物是

四百一十
至廣州請引詔務迴詳度行之知密州范鑄言板橋
瀕海東則二廣福建淮浙西則京東河北河東三路
商賈所聚海舶之利顯發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
船司板橋鎮置抽解務六年詔部轉運使吳居厚條
析以聞元祐三年鑄等復言廣南福建淮浙賈人航
海販物至京東河北河東等路運載錢帛絲綿貿易
而象犀乳香珍異之物雖嘗禁推未免欺隱若板橋
市舶法行則海外諸物積於府庫者必倍於杭明二
州使商舶通行無冒禁竊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
路風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橋市舶司而前一年亦曾

置市舶司於泉州賈人由海道往來蕃令以物貨名
數并所請之地報所在州召保毋得參帶兵器或可
造兵器及違禁之物官給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
及往高麗新羅登萊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
崇寧元年復置杭明市舶司官吏如舊額三年令蕃
商欲往他郡者從船司給券毋雜禁物姦人初廣南
船司言海外蕃商至廣州貿易聽其往還居住而大
食諸國商亦巧通入他州及京東販易故有是詔凡
海船欲至福建兩浙販易者廣南船司給防船兵仗
如請諸國法廣南船司鬻所市物貨取息毋過二分

政和三年詔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判官吏并船司使臣等吳得市蕃商香藥禁物宣和元年秀州開脩青龍江浦船船輻輳請復置監官先是政和守置務設官於華亭縣後江浦湮塞蕃船鮮至止令縣官兼掌至是復設官專領焉四年蕃國進奉物如元豐法令船司即其地鬻鬻之毋發至京師違者論罪契丹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權務釐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後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與之貿易時累年興師千里饋糧居民疲乏太宗

亦頗有厭兵之意端拱元年詔曰朕受命上天下居尊中土惟思禁暴豈欲窮兵至於幽薊之民皆吾子宜許邊疆互相市場自今緣邊戎兵不得輒恣侵略未幾復禁違者抵死北界商旅輒入內地販易所在捕斬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靜戎軍代州鴈門峽置推署如舊制所鬻物增蘇木尋復罷咸平五年契丹求復置署朝議以其翻覆不許知雄州何承矩繼請乃聽置於雄州六年罷景德初復通好請高貴即新歲貿易詔北商齎物皆至境上則許之二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權場北商趨他路者勿與為市遣都

四百八
官有外郎孔揆等乘傳詣三權場與轉運使劉綜并
所在長吏平互市物價稍優其直予之又於廣信軍
置場皆廷臣專掌通判兼頌焉二年詔民以書籍赴
沿邊權場博易者非九經書疏悉禁之凡官督物如
舊而增繒帛漆器杭絲所入者有銀錢布帛高橐駝
歲獲四十餘萬天聖中知雄州張昭遠請歲會入中
金錢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通有無非以計利不許
終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絕熙寧八
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直總二十萬緡於權
場貿易明年終償之詔許九年立與化外人私貿易

罪賞法河北四權場自治平四年其貨物專掌於三
司之權轄司而度支管八給案判官置簿督計之至是
以私販者衆故有是命未幾又禁私市硫黃煇礬及
以盧其石入他界者河東亦加之元祐元年復由書
書北界告捕之法西夏自景德四年於保安軍置權
場以繒帛羅綺易駝馬牛羊玉緡毯并草以香藥瓷
漆器薑桂等物易密蠟麝香楮幣麝角礬砂梁胡
從蓉紅花翎毛并官市者聽與民交易入二員至宗者
縱其為市天聖中陝西權場一禁代路亦請置場和
市許之及元昊反即詔陝西河東總真互市廢保安

軍權場後又禁陝西並邊三兵官與屬元交易久之
 元曰天請臣數遣使求復互市慶曆六年復為置場于
 保安鎮戎二軍繼言驅馬羊至無放牧之地為從保
 步軍權場于順寧若既而蕃南卒無至者嘉祐初西
 人侵耕屈野河地知并州龐籍謂非絕其互市則內
 侵不已且聞出元滅訛龐之謀若互市不通其國必
 歸罪訛龐年歲間然後可與計議從之初第禁陝西
 四路私與西人貿易未幾乃悉絕之治平四年河東
 經略司言西界乞通和市自夏人攻慶州大順城詔
 罷歲賜嚴禁邊民無得私相貿易至是上意諫罪乃

復許之後二年令平原熟言及河東陝西邊民勿與
 通市又二年因回使議立和市而私販不能止遂中
 詔諸路禁絕既而河東轉運司請罷其禁於寧夏和
 市如進兩麟州復奏夏人之請乃令罷其禁以市馬
 而織綿與急須之物皆禁西此歲以馬事具其禁
 蜀南與之地與蠻獠峒相接者以及西州沿邊荒
 戎皆聽與民通市熙寧三年王韶置市易司於秦鳳
 路古渭若六年增置市易於蘭州自後於熙河蘭湟
 慶渭延等州又各置折博務湖北路及沅歸黔江口
 蜀之黎雅州皆置博易場重和元年燕瑛言交人販

順久毋令阻且貿易初廣西帥曾布請即欽廉州各
創驛令交人就驛博買至是即用廣西轉運副
使同王蕃計畫焉建炎四年三月宣撫使張浚奏
食國遣人進珠玉寶具上曰大觀宣和間川茶不以
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脩遂致元弱如此今復捐
數十萬緡易無用之物曷若惜財以養戰守乎諭張
浚勿受量賜予以答之六月罷宣州歲市珠砂二萬
兩紹興三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請入貢一諭大臣止
令賣馬不許其進貢四年詔川陝即永興軍威茂州
置博易場移廣西買馬司于邕管歲捐金帛倍酬其

直然言語不通一聽譯者高下其手吏得因緣為姦
六年大理國獻象及馬五百匹詔償其馬直却象勿
受而賜書勞遣之十二年財貽軍置權場官監與北
商博易淮西京西陝西權場亦如之十九年罷國信
所博易二十六年罷廉州貢珠散蛋丁蓋珠池之在
廉州凡十餘接交趾者水深百尺而大珠生焉蛋往
採之多為交人所取又為大魚所害至是罷之二十
九年存盱眙軍權場餘並罷乾道元年襄陽鄧城鎮
壽春花壓鎮光州光山縣中渡市皆置權場以守臣
措置通判提轄五年省提轄官淳熙二年臣僚言溪

峒緣邊州縣置博易場官主之七年塞外諸戎販珠
玉入黎州官常邀市之臣僚言其贖貨啓釁非便止
合聽商價百姓收買詔從之建炎元年詔市舶多以
無用之物費國用自今有博買篤耨香環瑪瑙猫兒
眼睛之類皆實于法惟宣賜臣僚象笏犀帶選可者
輸送胡人謂三百斤為一婆蘭凡船舶最大者曰獨
檣載一千婆蘭次者曰牛頭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
曰木船曰料河逾得三之一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
初立市舶以通物貨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
輸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邇來抽

解既多又迫使之輸致貨滯而價減擇其良者如犀
角象牙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珠十分抽一又博買
六分船戶懼抽買數多止販麝香雜貨若象齒犀
比位貨至重之十分抽一更不博買乾道二年罷兩
浙監提舉以守倅及知縣監官共事轉運言提督之
三年詔廣南兩浙市舶司取發舟還因風水不便船
破檣壞者即不得抽解七年詔見任官以錢附綱首
商旅過者買物者有罰船至除抽解和買之法初買
者許審商越訴計贓罪之舊法細色綱諸贖珠之類
每一綱五千兩其餘犀象玳瑁乳香之類為虎色

每綱一萬斤凡起一綱運衙則一名部送支脚乘贖
家錢一百餘緡大觀以後歲入其數象屋繁縷皆作
細色起發以舊日一綱分為三十二綱多賣脚乘贖
家錢三千餘貫至干乾道七年詔廣南起起發舊色香
藥物貨每綱一萬斤加雜六百斤依舊支破水脚錢
一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淳熙二年戶部言福建廣
南市船司舊細物貨並以五萬斤為一全綱南渡二
路船司歲入固不少然全銀兩減滯船飛運所失良
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甚雖嚴為益愈密商人貪利
而買運點吏受賂而縱釋其弊卒不可禁

加細豆加豆猶可言也州縣一意推剝一切理苗而
加一分之義甚若赦恩已竭二餘歲米依舊追索貧
民下戶所欠不過并合屋火追時費則不知幾百倍
破家蕩產窮民無家可歸有司不忍聞也嚴督監司
止許以新法為名而實則舊法之重其罰
從之咸淳二年以前常平義倉米
二百餘萬石

志卷第百三十九

宋史一百三十九

[Blank page with signs of aging and wear]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百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